

壠 渠月反 匪 檻 上下反 鄭羽  
枷 檻 下都反 甘琰他 刀 艾 牛蓋反 婢 都羽反

鷗 音反 麟 音反 怡 徒 廉 捏塑 刀結反 素骨 亥音反 餐 千安反  
締緝 音帝七入反 胸 胸正作瞬 挑 夷結反 侃空 旱音反 瞰 古  
反 煙燼 上鳥四反 反 眇 音縣反 挑 一涉反 韋 摸反 交 長音反 委條音  
鑊遞 音都沒反 目 普旱反 𩫱 古患反 偲儒 上古下落反 猥委條音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

見錄

振六

江西道一禪師

謂姓馬時

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明淨禪師

八丈寺深

第二世三十七人

馬祖法嗣一

洪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忻州鄺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鄺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要假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顆米供養下路  
從汝邊去出馬駒踏殺天下人頭後江西法嗣  
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  
南康龔公山大歷中隸名於開元精舍時連  
帥路嗣菴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  
者雲集坐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

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  
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  
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  
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  
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  
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

振六

二

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  
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  
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見因色故  
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  
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  
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  
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

振六

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  
聽吾偈曰 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  
俱無礙當生即不生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  
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  
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  
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  
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  
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這裏  
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么  
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  
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  
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拂子師云只這箇  
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  
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  
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  
腳廻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  
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捏目師云吾不

三

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  
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便去才到石頭即統禪牀一巾振  
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  
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  
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  
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  
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  
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  
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  
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  
何不問老僧有一講僧來問云未  
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  
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  
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  
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  
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  
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百丈云見麼遂辭出門  
師召云坐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

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  
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  
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  
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  
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  
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  
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  
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  
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  
大覺禪師

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  
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  
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  
來此擬湏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  
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  
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  
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  
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

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

尋訪依附

時號大珠和尚者因馬祖示出也

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

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答其辯無礙

廣語別卷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

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

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坐來曰二十餘坐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

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難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坐却

振六

五

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

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者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求乘蹠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日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具語薩婆易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說畧梵語一切

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敵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喬尸迦父名月上

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意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

卷六

六

迴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

心爲正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  
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  
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  
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  
種湏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  
律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

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  
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  
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  
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  
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  
作法性亦名法身焉嗚祖師云所言法者謂

振六

七

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  
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  
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  
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  
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芻應總喫法  
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陸錄對面迷佛長劫希

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  
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大  
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  
貪欲人是道否孰是孰非人向後通心否觸  
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寢人有慧否懷傲物  
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

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  
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  
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  
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寢忘機者慧沉  
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  
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  
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  
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  
太德踊躍禮謝而去洪州百丈山惟政禪  
師一日謂衆曰你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僧  
衆開田竟師晚間上堂僧問開田已竟請師  
說大義師下禪牀行三步展手兩畔以目視

天地云大義田即今存矣有老宿見日影透  
窓問師曰爲復窓就日日就窓師曰長老房  
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遠  
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  
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  
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  
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  
曰我太殺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  
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  
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  
師却指官人但作醫別云 洪州泐潭法會禪

振六八

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  
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  
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  
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

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  
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貓兒宗却問師  
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  
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  
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  
老長老南泉迴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一  
日普請擇蘿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  
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  
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立覺云是  
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出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  
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  
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  
不顧便自歸堂 澄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  
時云吾有大病非出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  
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出所醫未審喚作  
什麼病曹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  
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

振六九

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旣有爲什麼不病曹云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

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鞞慧藏禪師本以戈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群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迎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

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

厨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廻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述之尚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湏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這底不生死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徃謁之尋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

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廻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翦茅搆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

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頓客作漢間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頓頓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

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廻禮覲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詭策杖裡去裏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蓋得先師真贊請贍禮師以兩手

擘眉開示之亮便礼拜師云莫礼莫礼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礼師兄師云汝礼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礼師云何曾錯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在五臺金闕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

振六

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

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

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可道你是也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亦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遇咎師云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礼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諱

之句師云喧天動地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

振六

十三

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屋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獮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獮猴困睡外獮猴欲與相見如何師

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蟻蟻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

頭吽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  
拜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潤  
弄精魂肺牛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邑處  
得見中邑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

樂人也。廿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一夕。三士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好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馬祖上堂。大衆雲集。方升座。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礼拜。席祖便下堂。師再參。馬祖見師來。取禪床角頭拂子。豎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

庚六

十三

承嗣馬祖去蘂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鴻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湏併却。師云。無人處研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得。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與鴻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鴻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鴻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

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鑊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鑊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

佛慳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慳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這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餓有一人終日喫飯

振六

十四

不道飽衆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

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

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

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關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于于懷龐食接命補衣禦寒暑瓦

振六

圭

瓦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  
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  
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  
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  
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  
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生  
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  
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  
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  
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少分解脫夫  
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  
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  
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  
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即身心  
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  
便了有恒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  
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  
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惶惶未有去處到恁

麼時整理腳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  
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  
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  
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  
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  
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  
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  
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  
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  
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  
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  
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  
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  
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  
園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  
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  
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  
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

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  
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  
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  
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  
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  
爲酥酪破湏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

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  
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  
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  
慶元年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禪門  
規式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  
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  
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  
元莫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  
隨行耶舊梵語阿舍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纓  
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  
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  
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

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  
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于方  
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  
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裏  
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  
設長連牀施椸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牀唇

據六

十七

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累僵息而已  
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  
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  
上堂陞堂主事徒衆薦立側聆賓主問疇激  
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  
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  
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  
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爲飯  
菜頭他皆做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

示耻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汚清衆

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

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安

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  
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式大

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

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

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謹

法之益其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

要徧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

門備焉

##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第弔陳道璽書

振六

嚴二音泐勒鐸鎬浩姥補鞞鞞也兜兜歷渝諦幢  
昌客龔恭連帥下所什那方迭徒結曷刺下

反葛交魚巧殺拽上所戒反頗亭歷歷蟻蠅螟焦冥郎  
示音裏蒲侯鑊厥反繩反瘦壅於用芟其葉音冥郎

十八末

##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懷讓禪師第二世 四十五人

馬祖法嗣八人見錄十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敬寺懷憲禪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定州柏巖明哲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毗陵芙蓉山大毓禪師

韶州潁濟山清賀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潭州良津禪師

玉臺惟然禪師

岳山道圓禪師

荊州新寺寶贊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荊州惟南慈贊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洪州靖州龍宗常乾禪師

宣府禪師

金窟南慈贊禪師

潭州靈巖禪師

牙禪堅元惟南慈贊禪師

衡州圓覺禪師

越羅山師禪直徽悲贊禪師

振七